

黄埔将帅

帥

长篇历史小说 第一部

唐生智

● 周 全著

长征出版社

针

I277.3

91679

长篇历史小说

黄埔将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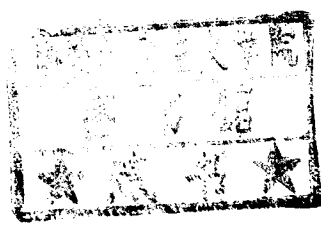
唐生智

周全著

1



200091998



长征出版社

黃埔將帥

(京)新登字 123 号

责任编辑:刘志军

出版策划:曲 波

装帧设计:吴新杰

封面题字:何光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唐生智/周全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

ISBN—7—80015—338—X

I. 黄… II. 周… III. 传记小说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103 号

黄埔将帅:唐生智

(第一部)

周全 著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各新华书店、邮局经销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 印张 36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015—338—X/I·46

简精装定价:16.00 元(二部 32.00 元)

内容简介

国民党一级上将、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本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由于他参加大革命以后，亲自出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最高负责人兼常务委员，至今湘籍黄埔第7期许多将领仍尊称他为“唐校长”。加之，他抗日前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委委员兼训练总监部总监，与其老师蒋百里长期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校务委员，而该校系黄埔军校的继续，因此，他跻身黄埔将帅行列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写唐生智的上半生，叙述他由辛亥前后的闹派青年，逐步成长为二十年代的新派军人，三十年代北伐功臣和反蒋先锋；叙述他和第一个蒋校长（百里）由相识到误解再到崇敬的过程，也叙述他和第二个蒋校长（介石）由崇仰到识破再到鄙视的过程；还描写了他讨蒋、反蒋、倒蒋的三次大行动。其中有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功勋，也有他一度背弃三大政策的过错。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

目 录

第一章	辛亥前后	(1)
第二章	保定军校	(43)
第三章	护国护法	(86)
第四章	护省护宪	(123)
第五章	威震三湘	(170)
第六章	北上制敌	(232)
第七章	两面受责	(282)
第八章	坚持讨蒋	(316)
第九章	四面楚歌	(365)
第十章	东山再起	(420)
第十一章	二次反蒋	(458)
第十二章	三次倒蒋	(492)

第一章 辛亥前后

1

深夜加上浓云，使本来光线就很暗淡的保定武备学堂寝室，更显得漆黑一团了。

不过，偶尔几下闪电，烙印出窗口那架双层木床上端，有一个魁壮的后生，正俯卧在枕被上，默默地沉思……

他，二十岁刚刚出头，身材硕长，要是伸直了双腿，恐怕木床还不如他的身躯长。因此，他每晚都是曲着膝腿、匍伏着睡的，活像一只老虎蹲趴在洞顶上，从黑暗中窥视前方。

由于他生就了一双炯炯发光的虎眼，一撇舒展有神的虎髭，一只中起而准低的虎鼻，使人感到他感到这是一只生性暴戾的饿虎，正在夜色中搜索猎物，随时都可能从洞穴顶上扑下来，咬断人的喉管似地……

俗话说：“侧睡龙，俯睡虎”，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应验。不过，人们把他比喻为虎，倒并不完全是根据他睡觉的姿势；也不仅仅是看到他的虎眼、虎鼻和虎髭；最主要的是：他出生于旧历庚寅年，本来就是属虎的生肖嘛！

不！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位后生虎种的内在属性，要弄清他之具有虎气虎势虎威的原由，似乎还得寻根究底，追溯血缘：

原来，他爷爷唐本有，竟是曾国藩麾下的一员虎将，立过赫赫战功，具有赫赫威名，还曾经因为最后剿灭太平军卓有殊勋，因为活捉过洪秀全的儿子福慎而被清朝皇帝钦赐过“花翎黄马褂”，

还当过广西省的提督大人哩！这样一个虎贲世家，又是唐府长房长孙，从小就在将士们洪亮的“虎威”声中长大的将门虎子，能不虎劲赳赳么？

其实，“王孙将相，宁有种乎？”他的那位虎爷爷却出身极其贫苦，只是湘南东安县乡下一个挑盐脚夫的孩子。

几岁的时候，唐本有的父亲就在湘桂边境运盐途中，经不起酷暑煎熬，病死了！从此，本有成了孤儿，被母亲卖给了一位姓罗的鸭棚户做崽，从小就受尽了欺凌和侮辱……

一天，唐本有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把鸭竿一甩，去投了湘军。可以说，他完全是凭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前程，打出来的虎威。因此，他十分信奉“猛将出自行伍”的道理，对子孙后代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所以，眼前这位属虎的后生并没有凭藉祖宗的权势而少年得志，飞黄腾达。他今年已满 21 岁了，还只是保定北洋武备学堂入伍生队一位普通学员。而且，这还是严格遵循陆军小学、中学的阶梯，按部就班地考录上来的。

这，对于年轻后生来说，的确也大有益处。使他结识了许多穷家学友、了解了许多民间疾苦，也思索了许多天下大事……

今晚，他满怀心事和衣上床，正思潮起伏难以成眠。

当时，正是公元 1911 年，全中国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夜，孙中山率领下的“同盟会”到处在暴动、在起义，满清皇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这位后生从当时进步报章上看到很多惊人的消息：长沙民众抢米的风潮未平，广州黄花岗的民党暴动又起，四川全境掀起了“保路”旋风，武汉三镇酝酿着新军起义……

这一层层汹涌骇浪、一阵阵骤雨飓风，使每一个有血性有头脑的年青人都振奋起来、惊觉起来。他们一个个就象被长期关锁在黑笼子里的睡虎睡狮，突然被划破夜空的闪电所震醒，顿时睁

开一双双大眼，凝神地注视着这一切的一切，并且思索着这种种的种种，思索着何去何从……

这时，后生虎伏在床上，身子一动也不动，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在聚精汇神，细细寻思：

作为一位皇朝将门的世家公子，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十分激进，不可能盼乱思变。在当时入伍生学兵中，政治倾向是多种多样的：有同盟会员，也有立宪党人，还有顽固派。他对于这些新党归派，都没有参加，似乎保持着中立……

但是，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汉裔男儿，他毫不例外地有一种排满驱虎的民族本能。加之，平日所见所闻，使他对清廷清狗及其形形色色的外国主子分外鄙视、非常憎恨。因之，对于那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自然而然地也就十分崇敬、十分钦佩……

“咳……”他终于情难自己地感叹起来，独个儿在喃喃自语：“这些人提起脑壳闹革命，真是些好角色呵！”

“孟胡子，你在念叨些什么？”睡在他下铺的湘乡后生问。

“欧阳，你也还没睡着？”这位被称为“孟胡子”的后生，正经八板地回答说：“我是在挂牵那些把脑壳悬在裤腰带上的乱党分子哩！不，他们不是什么乱党！而是一些英雄豪杰、志士能人，他们是真正的虎种！”

“嘘——嗯讲大声哑！怕人偷听哩！”欧阳压低嗓音叮嘱着，看神情听声气，他是一个胆小怕事而又老实巴焦的人。

“怕什么？胆小鬼！”对面下铺传来了湘南祁阳口音，他似乎个头不高，因为，他没有曲身弯腿，而是挺直身躯平平仰卧，脚头的毛巾毯还凹空着一截哩！

“谁？你说谁呀？孟夫子。”对面上铺的一位操道地湖北腔的后生也插话了。看来他是个胆大鬼，他不但敢谈乱党，而且想知道乱党是谁？很明显，这是个精细角色，什么事都想知道，都想

管管。

为什么他和欧阳不同，一个喊“孟胡子”，一个却喊“孟夫子”呢？

原来，我们这位后生虎种，姓唐名生智，字孟潇。他母亲陈氏夫人生有四个儿子，父亲唐承绪当过县长，颇有文采和抱负，他给四个儿子不但按“生”字辈和智、仁、毅、明取了名，而且按孟、仲、叔、季和湖南四条大江潇（湘）、资、沅、澧交叉着取了字号。除老大生智字孟潇外，还有老二生仁字仲资、老三生毅字叔沅、老四生明字季澧。他的用意可能是勉励孩儿们智勇双全、仁明聪慧，而且不忘报效桑梓，长大后为三湘四水建功立业吧？

唐生智在家里是大哥，在同伍学兵中也是以老大自居的。因为他聪敏超众，处事公正，学友们也都十分敬重他。虽然，他在同学中并不是年纪最长，但大家都能心悦诚服把他当大哥看待。加之，他从20岁那年起，就蓄起了两络八字短须，俨然神气，因此，大家都尊称他为“孟胡子”。这还是刚才那位湘乡佬欧阳最先喊起来地哩！

至于那位湖北佬，他叫刘文岛。是位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灵泛人，具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全部素质。他办事说话，素来与众不同，他一向钦佩和敬服唐生智，因此，就进一步尊称“孟胡子”为“孟夫子”。由此可见，他就不仅是兄事之，而竟是以师事之了！

“唐生智，你们几个刚才在胡说些什么？咳？”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吼声，从窗口外显出了几个满族旗人的身影……

平日，唐生智最憎恨这几个不学无术却神气十足的旗人，他们似乎是专门以惩罚学生为乐为业的。在当前时局动荡的情势下，更是变本加厉地监视和严控学兵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深更半夜，也常常悄悄前来偷听学兵们的私话和梦呓哩！

“快起来！快起来！……”一位额角上有块大黑疤，黑疤上又

有几根长汗毛的胖教官，在几声大吼之后，率领着其他几个旗人教官，大步流星地闯进寝室来了……

其实，他们在窗外，并没有听出个所以然，只知他们在讲什么“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不怕死”等等，就一口断定是在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就不由分说地走到四个人的床前，掀起他们的耳朵往床下拖……

“上哪去？”唐生智大声反问。

“到禁闭室去，通宵反省！”

“这？”满寝室的学兵都被惊醒了，都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震惊不已，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2

这时，一向有胆有识地唐生智一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双耳，不让旗官们揪扯，一边大声抗争说：“我们犯了什么事啦？”

“什么英雄豪杰？什么志士仁人？什么不怕死的好角色？咳？”胖教官凶神恶煞地质问说。

“这算什么错？你平日上课上操，不是也说一个标准的军人，就是要不怕死嘛！”唐生智继续有力地辩护着。

“误会，这是误会呀！”刘文岛一边抓住旗人教官揪耳朵的粗手，一边陪笑着用缓解的语言央告。

“不许狡辩，走！”胖教官毫不买账，仍然声色俱厉地边揪耳朵、边吼边推。

“不用扯耳朵，我自己走！”矮矮墩墩的那位祁阳佬，名叫刘兴、字铁夫，说话办事都是铁铮铮的过得硬，在同学当中，算他最具有军人的严谨作风，最一丝不苟。单以整理内务来说吧，他是最认真最标准的，他的被子通常都是叠得方方正正、有线有角的。这时，他一抬胳膊，就甩脱了一位旗人教官揪耳的粗手，他

的耳朵不痛，而那教官的手指却发麻。趁那发麻的双指还没转过阳来的空隙，刘兴熟练而迅捷地把自己的被子铺得方方正正，有线有角了。而且，他还反过来催促说：“走呀！”

当他们一行，正准备启步时，寝室隔壁的小房内突然亮起了煤油灯，住在小房内的一位汉人教官蒋百里闻声起床了。

这时，同学们活跃起来，无论是被揪的和没被揪的，都多么希望蒋教官能够很快地走出房来，说句公道话，讲个人情，化解这场无妄之灾呵！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哎哟！”老实巴焦的欧阳刚才起床动作稍慢了一些，被胖教官把左边耳朵几乎揪出血来了。这位胖教官是惯于欺软怕硬的，他不敢再去揪那义正词严的唐生智；也不敢去揪那力大气粗的刘兴；而刘文岛机灵快捷，早已避开得远远的。因此，只好狠揪住欧阳的软而又大的耳朵来称威作福了。可怜的欧阳真是受尽皮肉之苦了！因此，他大声呼痛，目的也是企望蒋教官能施以同情之心，及时走出来救苦救难哩！

然而，小房中的灯光亮而又熄了，再没了什么动静。只有蒋教官的贴身卫士李如意，奉了主人之命，走出房来看了一看，悄悄地向窗边一位没被揪的学兵问了一问，他自然是同情而不敢说情，敢怒而不敢言的了。

“走，走！”唐生智等四位终于被关进那间黑股溜秋的禁闭室中了，整整的关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连早饭都不准吃，饿得他们一个个眼睛发直，肚子咕咕地叫……

“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矮个子的刘兴从关进的时刻起，一直不啻一声。他象平日听课上操一样，始终挺直腰杆，正襟危坐地端蹲在禁闭室的里角里。这位湘南铁汉子吃得苦、耐得劳；平日站得、跑得、累得、打得，只一点，饿不得；一餐不吃饭就浑身难受。因此，此时此刻，这位平素最不肯多讲话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嘀咕起来……

“哎呀，嗯讲大声啞！听见了又是祸哩！”一直轻揉耳根、一直心存余悸的欧阳，又用他那口湘乡“嗯啞”腔说话了。他复姓欧阳，名起莘，但爱认白字的胖教官平日点名时，总是把“莘”读成“梓”。于是乎，学友们也就跟着叫他欧阳起“籽”了。因为，他生性胆小，遇到祸事就浑身发怵，起鸡皮“籽籽”哩！

“嘻……”坐在另一只黑角里、一直在动脑筋的刘文岛突然吓唬一笑了。这位生得高高大大，戴副近视眼镜、平日能说会道的“九头鸟”，能把死的说得活，活的说得飞。他的鬼点子也特别多，真不愧是和诸葛亮明同一个省的角色；只是，他今天想了一个通夜，也仍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这时，他似乎有所发现，转愁为喜了……

“笑什么？”一直在挺胸剪手、踱步沉思的唐生智似有怒意地开口了：“饿不死的！怕什么？”

唐生智的这三句话，言简意赅，恰好批评了这笑者，饿者和怕者三个人，谁也没有多挨一句或少挨一句，确实是公正无偏的。因此，大家也就口服心服地忍住饿，挺住怕，止住笑，不再吱声了。

“孟夫子，有办法了！”刘文岛收敛笑容，悄声说话，他边说边指着那远处走来的蒋百里老师，似乎发现了救星似地。

刘文岛这个人喜欢和学友取笑，而对老师是十分崇拜的。平日对蒋教官不仅是师事之，而且，几乎是以父事之的。昨天晚上，小房中灯光亮而复灭，学友们都感到相当失望，唯独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蒋老师的心是向着学友们的，只是选择时机而已。不信么？这时一大早，不是就来解救我们了吗？于是他赶紧站起身子，走近铁栅门，准备和蒋老师打招呼了。

“干什么？”唐生智问。

“请蒋教官给我们讲个情。”刘文岛信心十足地答。

“他不会理我们的，你不要劳空神了！”唐生智冷冷地，然而

是十分肯定的说。

“会的！会的！我俩打个赌好么？”看着越来越近的蒋百里，刘文岛显出满有把握的神气……

“赌什么？”唐生智仍然冷冷地逼问。

“赌四碗肉丝面，到保定街上湖广会馆去吃！”刘兴连忙插话说。他可能是饿极了！

“好！欧阳作证，谁也不许耍赖！”刘文岛简直认为这碗肉丝面已经到手了似的。

“我唐孟潇说话算话，什么时候反过悔？”唐生智既反诘，又催促地：“现在，你喊他呀！”

“好！我当然要喊，嘻……”刘文岛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又笑起来了。他边笑边扯开嗓门，使劲地喊了起来：“蒋教官、蒋老师，百里老师——”

这时，蒋百里听到喊声，而且停住了脚步。

刘文岛兴奋异常，简直喜得跳了起来，喊声也就越来越响亮了：“百里老师，蒋老师——”

蒋百里目光射向禁闭室，终于弄清了喊声来处，但是，他始终站立未动。也许是他不喜欢刘文岛这刺耳的叫唤声吧，也许是他根本就不想多管闲事，因此，他明明听见了装着没听见，看见了装着没看见，继续迈开方步，而且改变了方向，不朝禁闭室而朝大食堂扬长而去了……

“嘻……”湘乡哑巴欧阳也学着刘文岛的声气，讪笑起来。

“哈哈……怎么样？这几碗面该让我们吃了吧？”唐生智大笑起来，而且，毫不客气地诘问着。

“哼！”刘文岛朝蒋百里远去的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痰。气愤愤地说：“我恨不得跑过去，打他一个耳光！”

“你敢！”唐生智冷冷地：“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狗胆！”

“这……”刘文岛自然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可能付诸行动的。

但是，他也不是个轻易服输的角色，因此，迅速快捷地伺机反击说：“我不敢，你又敢么？”

“这……”唐生智一时沉吟起来，打一位平日威望极高的蒋教官，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孟胡子又岂是个甘心示弱的“软壳蛋”？他终于反问：“你敢再赌一回么？”

“赌！”刘文岛像马上就可以搬回老本似地，立即回答说：“你要是打了蒋老师一个耳光，我输给你们每人一碗三鲜面！”

“……”唐生智没有立即回应，又沉吟了一会。

“怎么样？”刘文岛咄咄逼人地狡笑着问。

“我……要是打他两个耳光呢？”唐生智似乎胸有成竹了，正经八板地反诘。

“那就每人两碗！”刘文岛落落大方地回答得十分响亮，“慢着，要是你没有打他，也同样挨罚呵！”

“那是当然的！”

“大丈夫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唐生智斩钉截铁地答应了。

3

君子协定，就这样定下来了！

下午，他们被放出禁闭室后，就一齐来到保定街头湖广会馆美餐了一顿，四碗肉丝面吃得刘文岛心痛，为了稳妥地搬回老本，他又提出苛刻的要求，既然是打耳光，就必须打响，必须按质按数实现目标，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滥竽充数，要是达不到“响亮”的标准，就别想吃三鲜面，而且，还要倒罚几碗。

“那是当然的！”唐生智办事，从来就不是马虎潦草的人，当然是要货真价实的真功夫的，因此，他再一次认定下来了。

这天晚上，好不容易挨到了熄灯号起，学友们不知道半夜里会

有场热闹看，一个个都先后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夜深了，唐生智还在睁大着一双虎眼，细细寻思：他今天第一次改变了睡觉的姿势，不是匍伏俯卧，而是仰天直躺着。这也许是为了他抽烟思索，便于他安排战略方案吧？

其实，他并不是个目无师长的顽劣学兵。入学以来，既然被人称为“孟夫子”，也就一直在寻求心目中的“孔夫子”。然而，我们这位“孟亚圣”，过去在长沙读了三年陆军小学，又在湖北南湖读了三年陆军中学，现在到保定来当入伍生又将近一年了，师海茫茫，他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令他信服崇敬的“至圣先师”，没有发现心目中真正的“孔夫子”……

七年前，当他在陆小时，总办俞明颐听说这位唐生智颇能急中生智，胆识过人，而且，期期都能考上头二三名，对他非常器重，认为“孺子可教也！”也因此，唐生智对俞总办的印象也不错，又听说俞是日本留学生，在开学大典和年结会上，又常常看到俞总办魁梧奇伟的身躯，常常听到俞明颐那声如洪钟的演讲，不能不使他由衷钦佩而肃然起敬，从内心深处也认为：“此师可效也！”

但是，1908年的秋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突然同时去世了。大祭那天，俞总办亲自率领全校师生为帝后举哀；唐生智看到俞明颐那副如丧考妣的奴颜媚态，又觉得实在可耻，觉得“此实可笑也”了。

当时，他禁不住和几个同学窃窃私议起来，讥讽了几句。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了，使他第一次受到学校当局的处分——记大过一次。而从此以后，他对俞明颐也就更觉得“可笑”而不“可效”了。

去年初，在陆军中学堂的时候，唐生智又发现一位年轻英俊的黄教官，文才武略，样样过硬。这位教官嘴唇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更显得气度不凡，更使唐生智敬慕不已。于是，他自己也

开始模仿着留起胡子来了……

但是，一个偶然的场合，唐生智突然获悉黄教官竟是一位洪帮老么。对于他这个出身豪门的富家公子来说，青洪帮人都是属于三教九流之徒，马匪狗盗之辈。因此，又觉得不足为法了！不过，那两撇八字胡须，他还是学着留了下来。

今年初，来保定武备学堂之前，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一边摸着自己胸前那秀美的长须，一边对儿子训诲说：“孟潇，保定武备学堂里新来了一位蒋百里教官，那可是位了不起的好角色呵！他为人正直，博学多识，和蔡锷、张孝淮在日本留学时，都是期期包揽头二三名哩！毕业那天，日本天皇亲自到场颁发文凭，还给他们每人亲授了一把军刀。后来，蒋百里又到德国深造，成为当今中国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一位少有的军事良师，你一定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向他求教呵！”

当时，唐生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高兴十分庆幸的。对于父亲的谆谆教导，他频频点头，连连应是……

入校后，蒋百里对唐生智也是十分赏识、格外钟爱的，一眼就认定这个学生具备新派军人的素质，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出息。

但是，唐生智经过一段观察和思索之后，对蒋百里其人却有些不以为然了。他觉得百闻不如一见，也许是事先把这位蒋教官想得过于美妙了吧，“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并不如何理想的。最使人感到失望的是：这位蒋老师虽然庄严自重，却处处受到那几位旗人教官的挟持和欺凌；而他却处处牵就和屈从于他们的淫威和恶势。因而不恤下情，不说公话，象昨晚那样遇到旗人教官无理处罚学兵时，他也不闻不问，不痛不痒，装聋作哑，明哲保身，这又算得什么为人正直，公正不阿呢？

由此想来，他几乎不止一次地萌生过打老师一顿的念头，今天晚上竟然要付诸实施了！他甚至认为：这是个机会，是个冒险，也是件令人痛快的事情……